

书名：名人小说集锦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署名：大理 / 主编

书号：ISBN 7—80120—779—5 / H 322

电子版定价：4.00 元

版次：2006 年 3 月第一版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8137 号

麦琪的礼物

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德拉把钱数了三遍，却总还是一块八毛七分。钱都在那儿。其中六毛钱还是用铜子儿凑起来的。这些铜子是在杂货铺、菜贩和肉店老板那儿，每次一个、两个强乞硬赖扣下来的；他们虽不明说，自己总觉得这种计较斤两的交易未免太吝啬，当时脸都不由得羞红了。

无奈，德拉只有扑在那张破旧的小榻上痛哭了一场。心中的感慨油然而生：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而抽噎就占了绝大部分。

德拉轻声抽噎起来。这个家跟贫民窟也相去不远了：一套连着家具的公寓，房租每星期只有八块钱。

下面门廊里有一个永远也不会有信件投进去的信箱，还有一个只有神仙才能把铃按响的电钮。一张名片贴在那里，上面印着“詹姆斯 迪林汉 扬先生”。

詹姆斯 迪林汉 扬夫妇很恩爱。德拉总唤他“吉姆”，每逢丈夫回家上楼，走进房间，她总是热烈地拥抱他。吉姆先前每星期挣三十块钱时，一时高兴，就用了“迪林汉”这个名号。现在收入缩减，只有二十块了。这名号就有些模糊了，还不如缩成质朴、谦逊的“迪”字为好，但这些丝毫无碍两人之间的感情。

哭过了，德拉在颊上扑了些粉。她透过窗子，呆呆地瞅着。外面是灰蒙蒙的后院，灰色的篱笆上一只灰猫行走着。德拉不由自主地轻轻叹了一口气。一星期二十块总是不够

名人小说集锦

用，支出总是比预算多。好几个月来，她省吃俭用，能攒的都攒了，还是只有这么一点。明天就是圣诞节了，为了给吉姆买一件精致、珍奇而有价值的东西，德拉自得其乐地筹划了好些日子，可还是只有这一块八毛七分，一想起来就有些心伤。

房中两扇窗子间有一面壁镜。德拉突然从窗口转过身，站到壁镜面前，她的眼睛晶莹明亮，可她的脸突然间失色了。她飞快地解开头发让它披落下来。

詹姆斯家有两样宝贝引以为自豪：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和德拉的秀发。如果德拉把秀发悬在窗外去晾，就算示巴女王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也会让她的珠宝和礼物相形见绌。吉姆的金表，能让豪富的所罗门妒忌得吹胡子瞪眼。

此刻，德拉披散的秀发，如褐色小瀑布般奔泻闪亮。它一直垂到膝盖底，给她铺成一件裙裳。她又神经质般赶快梳好头发。她踌躇了一会儿，静静站立，几滴泪水溅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

她穿戴上褐色的旧外套和旧帽子，眼睛里盈着晶泪，裙摆轻扬，飘然出门，下楼，跑上街。德拉走到一块写着“莎弗朗妮夫人——经营各种用品”的招牌。因跑过一段楼梯，有些气喘，德拉努力让自己定下神来。店主身躯肥硕，肤色奇白，冷漠的表情与名字不大相称。

德拉问：“你要买我的头发吗？”

“脱掉帽子，让我看看。”夫人说。

秀发又奔泻闪亮于眼前。

那夫人抓起头发细看，老练地说：“二十块。”

“把钱给我吧，快一点儿！”德拉无暇想那么多了。

此后的时间像飞燕掠水一样不留痕迹。德拉一直忙于为吉姆在店铺里搜寻礼物，把所有的店铺都兜底地翻过。

找到了！那是一条白金表链，式样简朴。德拉见到它的一瞬间，心蓦地静了下来，凝视着。她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想法：这就是为吉姆精心制造的。表链文静而有价值，与吉姆简直是绝配。德拉用二十一块买了下来，她手里捏着剩余的八毛七分匆匆赶回家。一路上，她心上洋溢着甜蜜：吉姆有了它，就可以在任何场合毫不顾虑地看时间了，再也不会像用旧皮带时那样只是偷偷地瞥一眼了。

回到家，陶醉之余，她开始拿出铁钳，点着煤气，补救这充满爱意的慷慨而造成的灾害。不出四十分钟，德拉头上布满了紧贴着的小发卷，活像一个逃课的学生，对着镜子小心而苛刻地照了又照。这可是一件不太轻松的工作。

“吉姆见了不把我宰掉才怪呢——像个康奈岛游乐场里的卖唱姑娘似的。可我又该怎么办呢？——唉！只有那么一丁点儿钱。”她自言自语着，语气里几多无奈。

七点钟，咖啡早煮好了，煎锅也在炉后热着，随时可以煎肉排。

德拉把表链对折着握在手中，在他必经门口的桌角上坐下来。她等得有点焦急了——吉姆从没有晚归过。突然，楼下梯级上响起了脚步声，她脸色白了一忽儿。日常最简单的事情德拉也习惯默祷几句。此刻，她悄声说：“上帝保佑，在他眼中我还是美丽的。”

门开了，吉姆走进来，随手带上门。他很瘦削，表情严肃。可怜！——一件旧大衣，连手套也没有，他才二十二岁——就负起了家庭的重担！

吉姆在门内站住，像一条猎狗嗅到鹌鹑气味似的纹丝不动。他的眼睛盯着德拉，所含的神情是她所不能理解的，这使她大为惊慌。那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嫌恶，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只是带着那种奇特的神情凝视着德拉。

德拉一扭腰，跳下桌，走近他。

“吉姆，亲爱的，别那样盯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不送你一件礼物，我就过不了圣诞节。头发会再长出来的——你不会在意吧，是不是？我非这么做不可。我的头发长得快极啦。说句‘圣诞快乐’吧！吉姆，让我们快快乐乐的。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多么美丽的好东西，你怎么也猜不到的。”

她费尽语句解释着。

“你把头发剪掉了么？”吉姆吃力地问道，仿佛他绞尽脑汁之后，还没有把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弄明白。

“非但剪了，而且卖了。”德拉说，“不管怎样，你还是同样地喜欢我吗？虽然没有了头发，我还是我，不是吗？”

吉姆好奇地向房里四下张望。

“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吗？”他带着近乎白痴般的神情问道。

“你不用找啦，”德拉说，“我告诉你，已经卖了——卖了，没有了。今天是圣诞前夜，亲爱的。好好地对待我，我剪掉头发为的是你呀。我的头发也许数得清，”她突然变得无限温柔，“但我对你的爱谁也数不清。我把肉排煎上好吗，吉姆？”

吉姆突然从恍惚中惊醒，把妻子紧紧搂在怀里，两人被

一种幸福的感觉包围着。——每星期八块的房租——只要两情相悦，那和每年一百万房租又有什么区别呢？数学家或俏皮鬼或许会给你不正确的答复。但世上最宝贵的礼物，往往与金钱没有丝毫的关系。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扔在桌上。

“别误会。德尔。无论是剪发、修脸，还是洗头，我对你的情意都决不会减低半分。你只要打开那包东西，就会明白，为什么刚才我愣住了。”

白皙的手指敏捷地撕开绳索和包皮纸，接着是一声狂喜的呼喊，紧接着，就突变成女性神经质的眼泪和号哭，立刻需要丈夫用尽办法来安慰她。

摆在眼前的是一全套的发梳，纯玳瑁做成，边上镶着珠宝，两鬓用的，后面用的，应有尽有；那原是百老汇路上一个橱窗里德拉心向神往了好久的东西，她知道这套发梳很贵重，从没有存过占有的希望。现在居然拥有了，可是佩带这些装饰品的头发却没有了。

德拉还是把这套发梳搂在怀中久久不放，心中涌现万千思绪，过了好久，她才能抬起迷蒙的泪眸，含笑说：“我的头发长得很快，真的，吉姆！”然后，她像一只被火烫着的小猫跳了起来，欢声叫着：“喔！喔！”

她热切地伸出摊开的手掌递给他。表链似乎有了活力，闪闪映着她快活热诚的心情。

“漂亮吗，亲爱的？我走遍全市才找到的。把表给我，我要看看它和表配在一起的样子。现在你可以每天把表看上百来遍了。”

吉姆并未依言而行，却坐到榻上，头枕着双手笑了起

来。

“德尔，把礼物搁一边吧，它们实在太好，现在就用未免可惜，暂且保存起来好了。我卖掉了金表换了钱，才给你买了发梳。现在请你煎肉排吧。”

故事完了，原谅我一支拙笔没有写出其中的曲折。总之，那两个住在一间公寓里的笨孩子，很傻很傻地为了对方牺牲了他们一家最宝贵的东西。众所周知，三位有大智慧的麦琪带来礼物，送给生在马槽里的圣子耶稣，首创了圣诞节馈赠礼物的风俗。他们既然不凡，送的礼物无疑也是聪明的，最后我们要对目前一般聪明人说的是：在所有馈赠礼物的人当中，詹姆斯夫妇才是最聪明的。在一切接受礼物的人当中，像他们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最聪明的。

因为他们就是麦琪。

二十年后

夜里十点钟左右，一阵阵蕴着雨意的寒风吹着，街上的行人几乎绝迹。一名巡逻的警察威风凛凛地沿着大路过来。这并非招摇，而是一种职业习惯。他人高马大，气宇轩昂，警棍舞出诸多花样，挨门挨户地察看，不时警觉地望向平静的大道，活脱脱的一尊和平的保护神。这一带没有夜市，却不时有烟铺或通宵食品店的灯光透出，可是占大多数的大商号的门面早已禁闭。

在一个街区的中段，警察突然缓下脚步。一家黑漆漆的五金店门口，一个人依墙而立，嘴角衔着一支未燃的雪茄。

见警察过来，他迫不及待地说：“没有什么，警官，我在等一个朋友。这还是二十年前的约会，有点滑稽是不是？如果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我会向你解释清楚。二十年前，这家店面所在的地方原是大乔 布雷迪餐馆。”他尽力解释着。

“五年以前，它才拆掉了。”警察说。

站在门口的人擦了火柴点烟，那点亮光照出一张方下巴的苍白的脸，目光炯炯有神，靠近右眉梢有一块雪白的疤痕，领带别针是一颗大钻石，镶得有点古怪。

“二十年前的今日，”那人说，“我在大乔 布雷迪餐馆同杰米 威尔斯吃饭，他是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和他都是纽约本地长大的，情同手足。我十八岁，杰米二十。第二天上午我要动身到西部闯天下，可杰米认为纽约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那天夜里我们约好，二十年后也就是今天这个时候，我们还在这里会面，不管我们的境况如何，也不管要走多远。我们设想在二十年内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已成定局，也总该有了家产，不管前途如何。”

“挺有意思。”警察说，“不过，时间已经太久远了。你有没有收到过他的信？”

“嗯，对，有一阵子我们互相通信，”他说，“可是过了一两年，我们失去了联系。”

西部太大了，我在那一带一直忙忙碌碌，十分活跃。不过如果杰米还活着，他一定会在这里同我会面。他决不会忘记。我走了一千英里，今天才站在这门口，只要他露面了，那就值得。”

说着，他掏出一块漂亮的怀表，表盖上镶着些小钻石。

名人小说集锦

“十点差三分。那天我们在餐馆门口分手时是十点整。”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是吗？”警察问。

“你猜得对！我希望杰米能抵得上我的一半。他是一个务实的好人。我得同一些极其精明的人竞争才能发财。一个人在纽约可以墨守成规，舒舒坦坦过日子，在西部就像火烧眉毛，惶惶不可终日。”

警察挥挥警棍，走开一两步。

“我要走了，希望你的朋友会来。他能准时来吗？”

“我想不一定，”那人说，“我至少再等他半个小时。如果杰米还活着，到时候会来的。再见，警官。”

“晚安，先生，”警察说，一路继续巡逻下去，对每道门察看一番。

这时已经下起毛毛细雨，风也不再断断续续，而是一个劲儿刮着。在这一带出现的几个行人不声不响、闷闷不乐地赶路，外衣的领口翻得高高的，手插在衣袋里。而站在五金店门口的那个人，赶了一千英里来践约同年轻时代的朋友聚会，这个约会本来是极端靠不住的，现在只好一边抽烟一边等待。

约摸二十分钟后，一个高个子男子穿着长外套，衣领翻到耳边，急匆匆从对街横穿过来，向等待着的人径直走来。

“是你吗，鲍勃？”他犹豫地问。

“是你吗，杰米 威尔斯？”门前的人喊道。

“谢天谢地！”刚到的人将对方两只手都握在自己手里。“是鲍勃，千真万确。我相信一定能找到你，只要你还活着。好呀，好呀，好呀，二十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老餐馆已经不存在了，鲍勃，我希望它还在，我们好在这里再吃

一顿。西部待你怎么样，老朋友？”

“顶呱呱，凡是我要的都可以随心所欲。你的变化很大，杰米，我从来没有想到你长得这么高，好像高了两三英寸。”

“哦，我二十岁以后长高了一些。”

“在纽约过得怎么样，杰米？”

“还过得去。我在城里一个部门找到一个职位。来吧，鲍勃，我们去一个我认得的地方，好好谈谈过去的一切。”

这两个人手挽手地沿街走去。从西部来的那个人由于成功而变得自高自大，将他事业的发展过程大略讲了一下。另外那个藏在外套里，听得津津有味。

在一个拐角处有一家杂货铺，电灯雪亮。当他们走到这个光圈里，两人同时转过身打量着对方。

从西部来的那位突然停步，放开了他的臂膀，急促地说：

“你不是杰米 威尔斯。二十年确实很长，但不会将一个高鼻梁变成一个狮子鼻。”

“有时却会把一个好人变成个坏人。”高个子说，“你已经被逮捕十分钟了，‘泥鳅’鲍勃。芝加哥认为你可能会溜到这边来，通报说要找你谈一谈。咱们悄悄地去，好吗？这样比较明智。现在，趁我们到警察局之前，这里有张便条，是别人托我亲手交给你的。你可以靠近窗口看一看。这是巡警威尔斯给你的。”

从西部来的人打开小纸片，开始时他的手很稳，可是读完之后不禁抖了一下。那纸条并不长。

鲍勃：

我及时到达约定的地点。当你擦火柴点雪茄的时候，我发现你就是芝加哥方面要的人。不知为什么我不能亲自抓你，我只好走开，找到一个便衣警察来做这件事。

——杰米

贼骨仁心

凌晨两点，黎明前的黑暗浓重潮湿，颇让人不舒服。警察站在第二十四街和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胡同的拐角上，高架铁路正从上面通过。

一个男人轻手轻脚地从黑胡同里匆匆出来，他身穿长大衣，帽子压得很低，手里提着什么东西似的。警察迎上前去，态度和蔼，但带着恪尽职守的自信。时间、胡同的恶名、行人的匆忙、携带的重物——这一切都是需要警察干预的可疑情况。

“可疑者”立即站住，把帽子往后一推，摇曳的街灯下的面孔镇定自若，鼻子相当长，深色的眼睛毫不躲闪。他戴着手套就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摸出名片交给警察。警察凑着晃动的灯光看到名片上印的是“医学博士詹姆斯”。街道和门牌号码在一个治安稳定的地段，没有引起怀疑的痕迹。警察的眼光飘下，看到医生手里提一个漂亮的白银扣饰的黑皮医药包；名片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请吧，大夫，”警察让开一步，口气和蔼得有点过分。“上面关照要格外小心。最近溜门撬锁、拦路抢劫的案子很多。在这样的夜晚出诊真够呛。不算冷，却粘里巴叽的。”

詹姆斯医师彬彬有礼地颌首，说了一两句天气评价来附

和警察，继续匆匆赶路。那晚有三个巡警都认为他的名片和神气的医药包足以证明他是做正派事的正派人。假如次日这些警察中间有谁觉得应当去核实一下名片——只是别去得太早，詹姆斯医师没有早睡早起的习惯，他会发现一块漂亮的门牌上确有医师的姓名，摆设精致的诊所确有衣着整饬的医师本人，邻居们都可以证明两年来医师奉公守法，生意兴隆。

假如这些热心维护治安的人中有谁能看到那个表面清白的医药包里的东西，准会大吃一惊。包一打开，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套最新发明的“保险箱专家”专用的精巧工具，所谓“保险箱专家”是如今撬保险箱的窃贼们自封的称号。那些工具都是专门设计、特别打造的——短而结实的撬棍，一套奇形怪状的钥匙，在冷铸钢上打孔就像耗子啃奶酪那般轻松的高强度的蓝钢钻头和冲头，能像水蛭那样附着在光滑的保险箱门上，像牙医拔牙那么利索地拔出号码锁的夹钳。“医药包”里的小贴袋里有一瓶四英两装的硝化甘油，还剩下一半。工具下面是一堆皱皱巴巴的钞票和几把金币，总数是八百三十元。

詹姆斯医师在同行圈子里被称为“了不起的希腊人”。这个奇特的称呼一半是赞扬他冷静的绅士作风，另一半在帮会黑话里是指头儿和出谋划策的人，凭他的地址、职业的影响和威望，他能搞到信息，供伙计们制定计划，干非法勾当。

这个精干的小圈子的其他成员是斯基采 摩根、德克尔和普雷茨费尔德。德克尔是“保险箱专家”，普雷茨费尔德是城里的珠宝商，负责处理三人工作小组搞来的钻石和其他

首饰。他们都是讲朋友义气的好人，守口如瓶，忠实不渝。

合伙人认为那晚的收获并不令人满意，只能勉强补偿他们花费的力气。一家资金雄厚的经营呢绒的老字号的双层侧栓的老式保险箱，星期六晚上的存款理应超过两千五百元。但是他们只找到这个数目，三人按照惯例，当场就把钱平分掉。他们本来指望有一万或一万两千元。然而商号股东老板之一办事有点儿过于老派。天黑后，他把大部分现金装在一个衬衫盒里带回家去了。

詹姆斯医师继续沿着杳无行人的第二十四街走去。经常聚集在这一地区的戏剧界票友们也早已入梦。牛毛细雨在铺路的石子间积成小水洼，被弧光灯一照，反射出千百片闪闪发亮的小光点。水汽凝重的寒风，从房屋之间的空当里劈头盖脸地一阵阵扑来。

医师刚走近一座高大的砖砌建筑的拐角，这座与众不同的住宅前面突然打开了，一个嘴里嘀嘀咕咕、脚下踢踢踏踏的黑种女人从台阶下到人行道。她说些什么，很可能是自言自语——她那个种族的人独自遇到危难时总是采取这种求助的办法。她像是旧时南方的奴仆——多嘴多舌，肆无忌惮，忠心耿耿，却又不服管教，她的外貌说明了这一点：肥胖、整洁、系着围裙、扎着头巾。

詹姆斯医师迎面走去时，那女人刚走下台阶。她一对金色眼睛死死盯住医师手里的医药包，停止了嘀咕。

“老天保佑！”她一见到医药包就脱口嚷道，“你是大夫吗，先生？”

“是的。”詹姆斯医师停住脚步说。

“那就请你快去瞧瞧钱德勒先生吧。不知他是犯病还是

怎么搞的，像死了似的。艾米小姐派我去找大夫。先生，你不来的话，天知道我上哪儿才能找到大夫。假如老主人知道这里的情形，就有好戏看了，先生——他们准会打枪，在地上数好步子，用手枪决斗。那个可怜的艾米小姐——”

“你要找大夫，就在前面带路，”詹姆斯医师踩上台阶说，“你要找个听你唠叨的人，我可没兴趣。”

黑女人引他进屋，走上一溜铺着厚地毯的楼梯。他们经过两个光线暗淡的门厅。她在第二个门厅里，拐了弯，在一扇门前提停，打开了门，她爬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大夫来了，艾米小姐。”

詹姆斯医师进了屋，朝站在床边的一位年轻太太微微欠身。他把医药包搁在椅子上，脱掉大衣，搭在医药包和椅子背上，镇定自若地向床边走去。

床上躺着一个男人，仍是晕倒时的姿势——衣着华丽时髦，赤着脚，全身松弛，死了似的一动不动。

詹姆斯医师像是散发着宁谧、镇定和力量的光环，对他主顾中的软弱失望的人来说，简直像是久旱后的甘霖。他在病室里的举止风度有某些地方特别使妇女们倾倒。那并不是时髦医师对病人的纵容讨好，而是沉着自信，压倒命运的气魄，对人尊重、保护和献身的态度。他那坚定、明亮的棕色眼睛里有一种清澈的吸引力，和蔼的面相非常适合担任知己和安慰者的角色，冷静而近似牧师的安宁带着潜在的威严。他有时出诊，那些和他初次见面的妇女居然会说为了防盗，晚上把钻石藏在什么地方。

詹姆斯医师经验丰富，眨眼间，就估出了房间家具摆设的等级和质量，同时也打量了那位年轻太太的外表。她身材

名人小说集锦

娇小，年纪二十出头，容貌有一种迷人的美，但现在蒙上了阴霾。不像是因意外不幸所引起，而是由来已久的固定的哀怨。她额头一侧有道青紫色的挫伤，医师根据经验判断，受伤的时间不会超出六小时。

詹姆斯医师伸手去试病人的脉搏，眼睛却在询问年轻女人。

“我是钱德勒太太，”她回答说，带着南方人那种含糊的哭音和腔调。“你来到前十分钟左右，我丈夫突然病了。他以前也犯过心脏病——有几次相当凶险。”病人深更半夜这副打扮促使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他很晚才回家，我想大概是赴晚宴。”

詹姆斯医师现在把注意力转向病人。不论他从事哪一类“职业”活动时，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对待“病例”或者“买卖”。

病人年纪有三十左右。面相大胆放荡，但还算端正，一种乐观幽默的神情补救了缺点。他衣服上有一股泼翻了酒的气味。

医师解开他的上衣，用小刀把衬衫的假前胸从领子割破到腰部。清除了障碍之后，他把耳朵贴在病人心口，仔细听着。

“二尖瓣回流？”他站直时像是没有什么把握，尾音有些上飘。他又俯身听了好久，确诊道：“二尖瓣闭锁不全。”

“夫人，”他说话的口气曾多次解除过人们的忧虑，“有可能——”当他缓缓朝那位太太转过头去时，只见她脸色惨白，晕了过去，倒在黑老太婆的怀里。

“可怜的小羔羊！我的宝贝孩子被他们害苦啦！但愿上

帝发怒，惩罚那些把她引入迷途，伤了她那颗天使般的心，害她落到这个地步的人——”

“把她的脚抬高，”詹姆斯医师上前去扶持那个晕倒的人。“她的房间在哪里？她得躺到床上去。”

“在这儿，先生，”黑老太婆把扎着头巾的脑袋朝一扇门摆摆。“那是她的房间。”

他们把她抬到床上。她的脉搏很微弱，还有规律，神志没有清醒，从昏迷状态进入了沉睡。

“她体力衰竭，”医师说，“睡眠对她有好处。等她醒来时，给她一杯加热水的酒——再打个鸡蛋在里面，如果她能喝酒的话。她前额的挫伤是怎么回事？”

“磕了一下，先生。她摔了一跤——不，先生，”——老太婆变化不定的种族性格使她突然发作起来——“我才不替那个魔鬼撒谎呢。是他干的，先生。但愿上帝让他的手烂掉——哎呀，真该死！我答应过她决不讲出来。先生，是磕伤的。”

詹姆斯医师走近一个精致的灯架，把灯光捻小一点。

“你在这儿守着太太，”他吩咐道，“别做声，让她睡觉。如果她醒来，就给她喝加热水的酒。如果她情况不好，就来告诉我。这事有点怪。”

“这里的怪事还多着呢，”黑女人正要说下去，医师一反常态，像安抚歇斯底里病人似的专断地吩咐她别出声。他回到另一个房间，轻轻关上门。床上的人没有动弹，但是已睁开了眼睛。他的嘴唇抽动着，似乎想说什么。詹姆斯医师低下头，只听到微弱的声音：“钱！钱！”

“你听得清我说的话吗？”医师压低嗓门，十分清晰地

说。

病人略微点点头。

“我是医师，是你太太请来的。她们告诉我，你是钱德勒先生。你病得不轻，千万别激动或是慌张。”

病人的眼神仿佛在召唤他。医师弯下腰去听那仍旧十分微弱的声音。

“钱——两万元钱。”

“钱在哪里？——在银行里吗？”

眼神表示了否定。“告诉她，”——声音越来越微弱了——“那两万元钱——她的钱。”——他的眼光扫视着房间。

“你把钱藏在什么地方了吗？”詹姆斯医师的声音像塞壬女妖一般急切，想从那个神志逐渐不清的人嘴里掏出秘密——“在这个房间里吗？”

他觉得那对暗淡下去的眼睛里有表示同意的闪动。他指尖能触摸到的脉息细若游丝。

詹姆斯医师的另一门职业的本能在他的头脑和心里出现。他做事敏捷，马上决定要打听出这笔钱的下落，即便搭上一条人命也在所不惜。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本空白的处方笺，根据标准的常规做法，开了一张适合病人需要的处方。他到里屋门口，轻声叫那个黑女人出来，把处方交给她，打发她去药房配药。

她嘀嘀咕咕地离开后，医师走到钱德勒太太躺着的床边。她仍在沉睡，脉像比先前好一些了，额头除了挫伤红肿的地方以外也不烫了，稍稍有些湿润。如果不被惊扰，她可以睡几小时。他找到房门钥匙，出来时随手把门锁上。